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 《八月之光》的人物和语言

黎明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2168)

摘要:《八月之光》是福克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但是人们远未读懂它。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探讨福克纳独树一帜的语言技巧和语言艺术,分析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对克里斯默斯和莉娜两位主人公的生动刻画,可以看出福克纳在探讨人物身份和人物描写上的巧夺天工,以及福克纳使用语言来探索人物的潜意识活动,进而表达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容。

关键词:福克纳;后现代主义;《八月之光》;人物;语言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1-0107-05

近年来,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众说纷纭,我比较赞成盛宁的说法,“如果说把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过程视为‘现代’”,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对已有的文献、已有的话语重新再进行一番审视,于是,从事这种再审视工作的我们这个时代则可顺理成章地被称作‘后现代’”^{[1]37}。美国著名的南方作家福克纳在其创作的文本中,对“现代”有着一种深刻的批判,其作品中隐约地流露出一种解构现代文明特别是北方商业文明主流文化、敢于质疑现代文明所确立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后现代精神。今天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中的人物和语言,就更加有利于理解这部小说和解读福克纳的内心世界,因为“对其众多的读者来说,它仍然是令人最困惑、最难纳入无论是加以理性的思辨或美学的透视的小说之一”^{[2]2}。

“福克纳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力。从深度和广度上讲,福克纳已经超过了批评界

对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关注。一种可以成为‘福学’的跨文学的文化研究正在形成建立之中。”^[3]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所创作的世界让人拒绝忘记任何事物,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景都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之中,书中的一切似乎只是过去的重复。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创造了一个恢弘而复杂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是各阶级、各阶层的典型代表。克里斯默斯、莉娜·格鲁夫、海托华等是具体而典型的人物形象,福克纳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人生揭露了阶级、种族偏见的罪恶,从而揭露美国“前工业时代”所经历的“与自然较量”的结果,即当北方工业文明渗透到了整个南方,人类文明程度提高了,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遭到了破坏,人们因道德沦丧、物欲横流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人们的心理受到了扭曲,人的自然属性也随之丧失。这是我们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福克纳人物描写背景所发现的一大特点,它反映的是人类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和悲剧。

收稿日期:2008-05-25

基金项目:2005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福克纳与金庸小说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6jwsk0100。

作者简介:黎明(1964—),男,重庆市永川人,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美国经历了“前工业”和“工业化”两个阶段才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以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等为基本属性的“后工业化”阶段。福克纳用极其沉重的笔调书写了现代文明对传统带来的异化现象,从而深刻表达了他对腐朽化、庸俗化、机械化与工业化的文明取代旧日充满人性化的生活方式的厌恶。《八月之光》的主人公克里斯默斯的故事就是“前工业”阶段的产物,他是小说的主体和中心,也是一切人物和事件连结的核心和矛盾的焦点。可以这样说,《八月之光》就是描写克里斯默斯这个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孤独者如何被不合理的社会法则支配、受到命运的捉弄、终于悲惨地死去的故事。“克里斯默斯。虽然有时被称为坏蛋,也是英雄主义和悲怆的混合物。他是个迷惘的、苦难的、忍受的人。”^{[4]66}作者本人曾这样评价克里斯默斯,“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5]72}。的确,克里斯默斯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他在襁褓之中就被抛弃,被剥夺了父母之爱,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对女人仇恨的种子。他带着不明不白的身份,像一个孤魂野鬼似地走南闯北,经历了长达15年的流浪生活。而他最不安宁的还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白人还是黑人,因为白人社会不接受他,黑人社会又对他猜疑,怕他是白人派来的密探。他因此变得十分冷酷,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爱抚,犹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克里斯默斯的流浪生涯就是他寻找自我的历程。他与伯顿小姐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成为情人,但与伯顿小姐也很少有心灵上的沟通和交谈,他们彼此间并不了解,走到一起实际上是两个孤苦伶仃、同命相怜的自然生理需要。这里可以看出,克里斯默斯作为福克纳笔下的男性人物,他在努力恢复或建立某种关系的同时,往往会丧失或者脱离另外一些重要关系,造成与周围人群的关系恶化,从而引起他更深的身份危机^[6]。所以,当伯顿小姐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他的生活时,这无疑引来他那长期压抑的心灵的爆发性反抗:他不愿意接受任何“指导”,哪怕是出自好意的“值得”。他既不要做黑人,也不要做白人。他不愿意任何新的信条的约束。36年来,正是这样那样的信条,羁约住他,使他不能成为一个“自然人”。这是他最具“后现代性”的地方:他从人性化发展到虚无,便成了社会的局外人。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活着,尽可能地反叛和寻找自由,他没有了责任

心,也没有同情心、罪恶感和前途。他一旦丧失了智性情感,就变得滑稽和渺小。福克纳在深刻评价克里斯默斯时说:“我认为他的悲剧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究竟是白人或是黑人,因此他什么都不是。由于他不明白自己属于哪个种族,便存心地将自己逐出人类。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悲剧,也就是这个故事悲剧性的中心主题: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辈子也无法弄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可能发现自己陷入的最悲哀境遇——不知道是谁却只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明白。”^{[5]22}正如克里斯默斯一样,福克纳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预示着后现代主义对个人身份的质疑,都旨在探索对身份的相互冲突的理解”^[6]。克里斯默斯的悲剧人物性格表现为,他虽然拥有卑贱的现代流氓特征,但却像古希腊的俄狄浦斯那样,敢于向命运抗争。他拒绝继父给他的姓氏,坚持对伯顿小姐的要求说“不”;他流浪四方,一直在寻找、试验、确认自己是谁。苦恼他一生的问题不是如何维持生存,而是他屡遭命运的打击所留下的创伤。他何以如此?答案就是种族压迫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折磨了他的肉体,更摧残了他的心灵,使他完全丧失了对人的真正信任与爱,他变成了困兽般狂暴、无情和绝望的动物,其人生结果当然就是被白人迫害而死。“这是他在痛苦、孤独、失望中,在南方传统的维护者和家庭荣誉的保护者的神话被现实击得粉碎之后,以死向社会提出的反抗;他在欲望的两难困境中勇敢地做出抉择,成为家庭和社会丑恶的宣战者。”^[7]对克里斯默斯惨遭枪杀,福克纳用深沉的笔触,祭奠似的氛围,寄托了作家的无限感叹与同情。这种感慨正与他不顾巨大的政治压力,经常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种族隔离政策的做法相一致。这里福克纳暗示克里斯默斯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生活在那个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这里,“克里斯默斯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人是一种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规定、自我造就的存在物这一存在主义观念”^[8]。这就是这个人物特色所表现的典型意义。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把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两股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思潮,这样“后现代的女性主义”便成了一种话语建构活动,这种活动也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几千年男权统治对妇女的压迫,使妇女一向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后现代的女性主义”首

先表现的就是对女性意识、女性的主体性的建构。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八月之光》的女主人公莉娜,就更能看出福克纳的匠心独运了。比起克里斯默斯、伯顿等人来,莉娜是一个更让人感到可亲的形象。父母早逝,跟着哥哥一家长大,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似乎只是按照人的健康的本能和冲动行事。她总是乐观自信,带着一种内心澄明的安详与平静,一种不带理智的超脱,相信“上帝准会让好事圆满实现的”^{[9]12-14}。莉娜从容自在的行进在乡间道路上的形象贯穿小说始终,不仅为整个小说构建了一个框架,更暗示了一个以乡村为背景的淳朴人生,那幅“老在行进却没有移动”的“古瓮上的绘画”般的悠然景象,是她坦荡无忧的人生之路的绝妙写照,体现了亘古不变的自然人生。莉娜俨然是大地母亲的化身,负荷身孕的体态象征着大地潜在的蓬勃生机;她以强大的生命力和超然的人格与小说中其他悲剧人物形成强烈的对照,并给他们以人生的启迪。她身上闪烁的自然淳朴、宽厚仁爱、坚韧不拔、乐观自在的精神,令人想起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所赞美的人类“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4]254}。可以说,莉娜就是《八月之光》的光辉的具体象征,解读莉娜就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浓郁的“后现代”色彩。我们只有在莉娜这种没有受到近代文明的污染的“原始人”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人性。这就是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进行阐释的结果。

文学文本的自我关照导致了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传统界限的普遍消失,这早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批评不言而喻的定论了。文学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为人人可以任意享用的日常消费品。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基本属性是传真,而文学语言的基本属性却是虚构,这一虚构性就决定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有一种相对性。明特说,福克纳在许多随笔中关心文体;他“越来越熟练地兼收并蓄、进退自如。但他坚持,甚至果断地融雅俗于一炉,《八月之光》的第一章便是明证”^{[10]60}。在《八月之光》的语言运用上,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福克纳都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这是一种用语言表现人、表现生活的艺术。福克纳认为,“文体在长段动人的叙述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在《八月之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十九章以第一个高潮——对裘·克里斯默斯

之死所做的富有诗意的描写——作为结束;第十二章以第二个更为复杂的类似高潮——海托华的临终幻觉——作为结束;接下去,在结束全书的第二十一章中,由一个新的不偏不倚的发言人,以朴素的散文体和带点幽默的口吻对莉娜和拜伦出走田纳西州的经过作了一番描述,由此来调整书中那种孤独宁静的气氛”^{[4]82}。我们使用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对《八月之光》的语言文本进行研究,可以看出:福克纳不愧为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不仅措词精到,语汇丰富,而且借助于形象,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本领。在他的笔下,一切干枯的概念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地活了过来。福克纳的语言奇形怪状、错综复杂到了极点,但却富有生动、凝练、有力的个人风格。他独特的语言境界又总是令评论家和读者折服和倾倒。这是我们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福克纳语言妙用所发现的又一大特点。

《八月之光》中福克纳的逼真细致描绘无不令人叫绝。在这部小说的第一章中,他对莉娜寻找爱人,徒步行进在乡间道路上的描写形象而悠缓:“她这样走在路上快有四个星期了。过去的四个星期,使人想起走了很远的日子,像一条宁静的通道,用坚定不移的沉着自在的信念铺成的通道……在她身后伸延的通道,……像是化身为神的无穷无尽的马车队,仿佛是那古瓮上的绘画,老在前进却没有移动。”^{[9]3-4}这段文字看似描写了一个十分普通的生活场面,语言文字简单、朴素、平实,毫无离奇曲折之处,但它又确实给读者一种凝重有力的感受。在第19章中,福克纳描写克里斯默斯被格雷姆击中时的情景更是表现出他精湛的语言技巧^{[4]332}。这一段描写,语言形象而悲壮。克里斯默斯作为一个社会的弃儿,他是命定要走向灭亡的——一个为“历史”所判决注定要死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半文盲,他却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人”,他那长期压抑的心灵以及随之产生的爆发性反抗,在福克纳这段平静而悲伤的语言中被消解、被淡化了!这段语言生动体现了福克纳的语言特色。正如蓝仁哲所说:“福克纳最擅长运用文字的积累效果,他往往以词语铺洒成激流,将读者卷入其间,使其沉浸其中,令人达到忘记词语和语法规则的地步,从而仿佛看见文字累积衍幻成的画面形象。”^{[2]20}在小说第20章,福克纳把海托华临终的幻觉刻画得逼真细腻,给读者勾画了

一幅逼真的图画。福克纳真“像一位天才的文字画家,文字在他手里成了色彩,他执意‘噜噜嗦嗦’之际正是他瞄准心目中的形象而酣畅地增添色彩,泼洒浓墨的时候。对于福克纳来说,似乎用文字创造形象胜于表达意思”^{[2]20}。也正是由于福克纳时刻关注“用文字创造的形象”和“看比听强”的效果,所以他频繁地使用“seem”、“like”、“as if, as though”、“look”等视觉比拟的引导词语,不断地运用“now”、“then”来指示变换的画面或情景,总是把形容词一个又一个地附着在前一个之后,或上分句不断蔓生以致“过于繁变”。这正如他在1956年初接受吉恩·斯太因采访时谈到自己语言风格时说,“我之所长是文字,所以我就一定要罗罗嗦嗦地用文字来设法表达纯音乐简单明了就能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尽管音乐可以表现得明白、更简洁,可是我却宁可使用文字。我觉得,看比听强,无声胜于有声,用文字创造的形象就是无声的。文中惊雷,文中仙乐,都是能在无声中领会”^{[9]265}。这也许就是福克纳这种“反体裁”的作法可以使得后现代主义者在消灭体裁的同时,又获得了另一种新文体的创新。

关于福克纳的语言问题,早在30年代就是英美同行评论家和批评家所关注的焦点。他对批评家们的意见不屑一顾。他说,“艺术家可没有时间听评论家的意见”,“艺术家可要高出评论家一筹,因此,艺术家写出来的作品可以感动评论家,而评论家写出来的文章感动不了别人,可就是感动不了艺术家”^{[4]270}。而福克纳对某些词语的偏爱或滥用、任意拼合词语、臃肿繁复的文句可称得上他语言的第二特色。蓝仁哲在译完《八月之光》时说:“如果福克纳的语言风格曾令不少评论家摇头,曾令众多读者‘困惑和心烦意乱’,那么它简直令译者头痛、叫苦不迭。面对福克纳的作品,有时真叫译者望而生畏,止步不前。遇上那些‘雕琢得奇形怪状、错综复杂到了极点’的句子,即使反复阅读,解除了‘困惑’,拿起笔来用另一种文字表达却又像入了迷宫,找不到出口,或者深陷泥潭,半天动弹不得。”^{[2]21}这就是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作者所创设的那种让叙述者进行或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或片面错误的描述,往往是为了塑造叙述者的主观意识,展示其独特的叙述方法,或显示语言在话语层次上的破坏力量。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大量使用长句或不间断句也是一大特色,“这些句子雕琢得奇形怪状、错综复杂

到了极点:蔓生的子句,一个接一个,隐隐约约处于同位关系,或者甚至连这隐约的关系也没有;插句带插句,而插句本身里面又是一个或几个插句”;“仿佛福克纳先生在急促的失望之中,决心要告诉我们,似乎要使每句都成为一个微观世界。而且应该承认,那样的句法使人困惑和心烦意乱”^{[5]73}。仔细品味福克纳的语言,它虽然使人“心烦意乱”、“晦涩”而“奇形怪状”,但却是“极其动人”的。此外,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也使用口头语,其目的是使作品的语言达到某种特别的音响效果,特别是这些口头语以及那些具有强烈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词汇更是使他的叙述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愤懑,这也充分揭示了他那装着“人类内心冲突”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福克纳为什么这样写,其中的道理是值得研究的。也如邓肯所说,“假如我们不是孤立地考虑这些奇怪的句子,不是作为语法上的怪物或拙劣的怪物,而是把它们同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立即会发现这些句子所以写成这个样子,自有其机能上的理由和必要”,因为福克纳“一般并不致力或不大致力于使他高度复杂的‘情境’易于被接受或理解,读者简直必须决心下功夫,也可以说共同合作;读者的报酬是确有一种意境将会显形,有一种意义可以抽引出来,而一半的趣味正是在于仔细体会福克纳的怪异、艰难,又常是那么煞费苦心的构思过程”^{[6]74-75}。因此,我们把福克纳放到后现代主义视角下进行审视,他就是“最腐败的作家之一,又是最天真的作家之一,既属于最机械和最迂腐的,又是属于温情和自然的冲动的。他是最精巧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最粗糙的艺术家之一”^{[4]78-79}。可以说,福克纳在作品中的遣词造句,达到了“语言幽灵”的地步。

《八月之光》“使福克纳在种族和肤色问题上明显走在了时代前列,美国的小说评论家们认为小说不仅涉及了南方衰败的历史,而且触及到许多南方的社会和哲学命题”^{[11]115}。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福克纳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精深实质,在《八月之光》中写尽故乡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他们生存状态下的挣扎沉浮。我们从后现代视角来审视福克纳这位成功的作家,“福克纳不愧为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他的作品和他达到的独特风格境界总是令评论界和读者们折服和倾倒”^[12]。他在作品中描写的种族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南北之间的冲突,不如

说是人身上善恶之间的冲突”^[13]。《八月之光》正是福克纳艺术思想和创作个性的表现,它超越了文本,也超越了主题。它表现了福克纳比以前的意识流作家更大胆地运用“内心独白”手法来深入地发掘了人物的隐蔽的动机,探索了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从而“使他的小说充分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道德评判的困难性,突出了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同时使小说涂上了一层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神秘色彩。所有这些创作手法都被用来充分体现作者对美国现

代社会的态度,表达了作者的思想 and 世界观”^[14]。我们在阅读《八月之光》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必须凭借自己的理解能力、阅读情感、价值取向、审美经验和生活阅历,并积极参与小说的再创造,才能从这本难懂的小说中那纷繁复杂的生活镜头和支离破碎的语言片断中挖掘和推测出福克纳所讲故事的来龙去脉,真正领略小说中那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从而达到阅读和理解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 [1]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2] 蓝仁哲.《八月之光》的光谱(代译序)[M]//八月之光. 福克纳人.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3] 朱振武. 在心里美学的层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4]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 [5] F·格温, J·布洛顿. 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讲演录(1957-1958)[M]. 里士满: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
- [6] 魏玉杰. 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 [7] 江智利. 精神的再生之美[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6).
- [8] 任爱军. 超现实主义——论《押沙龙,押沙龙!》的后现代主义特征[J]. 名作欣赏,2007,(4).
- [9] 福克纳. 八月之光[M]. 蓝仁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10] 戴维·明特. 福克纳传[M]. 顾连理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
- [11] 黎明,江智利. 另一个角度看福克纳[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12] 黎明. 威廉·福克纳的创作历程[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3).
- [13] 肖明翰. 再谈《献给艾米丽的玫瑰》[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 [14] 刘浣波. 浅析福克纳小说的叙事手法[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2).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of *Light in Augus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LI M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Chongqing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8, China)

Abstract: *Light in August* is one of Faulkner's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orks, but it is also a novel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 completely by people. From postmodern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excellent nature in characters' description and an unique style in language description in this novel, and it also analyzes the profound and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s which the novel expresse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Light in August*; character; language

[责任编辑:张思武]